

藏几片青瓦

洋中鱼

最近几年，我脑海里一直涌动着这样一个念头：是否找个时间找个地点，掘一个深坑，妥善埋下几片青瓦。当然，还要用石头铭刻：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瓦厂烧制，或者某年某月某日从某某房屋上拆下。我相信若干年以后，当后人于不经意间将它们挖掘出来时，它们就会成为文物。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凭借它们来推测我们今日的建筑文化。

也许有人会嘲笑：这怎么可能呢？

要我说，完全有可能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

我们都知道,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。在远古时代,我们的祖先住石洞,靠钻木取火,以石器渔猎。在漫长的劳动过程中,类人猿的智慧之光愈加明亮,他们开始结绳记事,以草搭篷,慢慢创造并衍生出全木结构、砖木结构、砖瓦结构等不同性质的建筑。

恐怕没有人知道这地球上的第一片瓦究竟产生于何年何月,但人人都知道,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,瓦与我们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别小看那一片片不太引人注目的瓦,它的功能可大啦。瓦与屋檐及墙体的有机搭配,不仅防风防雨,而且产生了建筑文化乃至文人眼中的诗情画意。就连我国的神话电影《天仙配》,女主角七仙女消弭董永心中的自卑情结时也说出了这样的话:“上无片瓦不怪你,下无寸土是我自愿的。”

瓦,于我而言,是熟稔而又陌生的。虽然三十年前故乡永州一带还有不少瓦窑厂,自己家至今还有两座瓦房,但自己没有去瓦窑买过瓦,也没有参与过烧瓦,所以不知道瓦的具体形成过程,但听父亲讲,烧瓦跟烧红砖大致相似,先将陶土浸湿,制成瓦片胚,晾干以后再入窑烧制。烧制的时候要特别把握好火候,太烧嫩了瓦易碎易渗漏,太烧老了瓦易扭曲变形。

记忆中的新瓦是灰白灰白的。那时候,村里哪户人家要建新房子,最先筹划的就是木材和瓦。一座房子要二三十棵横梁和三四万片瓦。这两样材料都要到外乡去买,而且都难买到。不像红砖,临村就有红砖厂,至于石头,山上有的是,自己打炮眼开采就是,至于石灰,更是我们大队的“特产”。

乡下的新房子经过几年的炊烟熏烤和日晒雨淋,原本灰白的瓦就慢慢变黑了,所以,白墙黛瓦是古诗中的乡村写意,相反,红墙碧瓦则是宫廷朱门文化的标签。

我总觉得,瓦,首先是乡村的,然后才是城市的。瓦,丰富了文人的情怀,增添了乡村的魅力,并成为人们追求高贵精神的一种诠释。淡泊明志,宁静致远啊!这几年,中国的古镇游之所以异常火爆,就是因为现在中国很多城市的净水和瓦片越来越少了。绝大多数城市的规模都在急剧膨胀,城市摊大饼,高楼大厦越来越多,特色建筑越来越少,政绩痕迹太浓,自然气息太少,所谓千城一面就是这个意思。其实,这并不是广大市民所期待和向往的,因此,他们要经常出去走一走,到郊外到大山深处到偏僻一隅,去寻找曾经熟悉的小桥、流水、瓦房、长巷、古树、渔火、夕照、炊烟……因为把这些要素穿在一起,就是一首灵动的诗,一幅隽永的画。

而这一切,都是以瓦为核心的。因为瓦上是袅袅炊烟、是如血夕照,瓦下是人语狗吠,是鸭唱鸡鸣。乡村的一切内容,不是搁在瓦上就是藏在瓦下,正所谓人间烟火呀!

瓦,在诗人眼中,是悠悠乡情;在画家眼中,是弯弯水墨;在游子眼中,是淡淡离愁……

很难想象,一个没有炊烟的村庄如何能勾起人们的古典情怀?平房楼顶,不可能产生氤氲之气。只有那鱼鳞状的片片黛瓦,才能蒸蔚起濛濛烟雨啊!所以,中国的乡村水墨画,都是以瓦、以石板路、以小桥、以流水为底衬的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的高速发展,传统的砖瓦建筑正离我们越来越远,就连苏杭、北京、桂林等一类的旅游古城,旧式瓦房正在被现代化高楼以摧枯拉朽之势清出人们的视野,就连那些苟存在紫线保护(文物保护)范围的少量旧式建筑,它们屋檐上悬挂着的雨水,也如同为一段即将咽气的历史而流下的痛惜之泪。

也许,再过若干年,瓦,只存在字典中,存在文献和浩瀚的书籍中了,所以,当我在都市边缘某小区看见一片瓦横躺在一栋刚建好的高楼一隅时,如同发现一只因失恋而静卧的沉默之蝉。



回家！回到老婆温暖的怀抱！

深小北

“哐”地一声轻响，出租车的门被带上了。

“回家！回到老婆温暖的怀抱！”门被带上的那一刻，甘建华先生由衷地发出这样一句归家的心声，是那样真切，美好，温暖，感人。

车窗外，下班回家的人，面容疲惫，步履匆匆。瑟瑟秋风将女人们的发丝吹起，遮掩了面容，男人们的衣角也被风拽起，身体与脚步纠葛着前行。红尘滚滚，烟火人间，在傍晚时分显得格外浓重。满街流动的人群，各有各的故事，各有各的心事。与车辆擦身而过的那些面孔，有开心的，悲伤的，从容的，木然的……无论晴天，阴天，雨天，有家的，租房的，流浪的……都在自己的轨道上，按部就班地生活着。有归处的人未必是幸福的，但至少是安稳的。这个城市还有许多人没有归处，只能从街这边游荡至另一边，他们是城市的一部分，但城市从未真正接纳过他们。他们或许爱过一些人，但那些人最后也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

城市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可有人感觉温暖，有人感觉炎凉，有人快乐，有人忧伤。譬如我们车里的四个人，脸上都带着笑意，而他们是否真的快乐，我并不知道，我的心里住着忧伤。甘老师突如其来的一句话，就像阳光照亮了我内心阴霾的角落，伊伊和黄姐的眼睛，也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突然间闪闪发光。

1991年夏天，8月8日，南派三叔还没有创作《盗墓笔记》，神秘凶险的蛇沼鬼城还未见踪影，青海高原柴达木盆地西北端的赛什腾山下，一个风华正茂的湘籍青年作家，与一个美丽迷人的银行女职员相遇了。在那个类似于月球表面，寸草不生，飞鸟不栖，寒冷而荒凉的大漠戈壁，他们的爱情之花开得灿然而且纯洁。

文学是人类永恒的精神食粮，在物质匮乏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在荒凉贫瘠的柴达木盆地的热血青年的心中，更是如此。作为当地报纸副刊主编的甘老师，也是柴达木文学拓荒者李若冰先生的衣钵传人，自觉地扮演了一个文学艺术播火者的角色。他所住的冷湖四号基地的四合院，就像一个小图书馆，那里是文学爱好者的天堂，也是许

多后来成为作家、记者的人们的启蒙地。许多人至今还记得，这个衡阳人用一口湘音，手指着墙上的《柴达木盆地油气田分布图》，说：“这就是我们的西部之西。”从此，“西部之西”这个文学地理学名词，走进了那些文学中青年的心中，并伴随他们走向各自的人生高地。就连甘老师本人也没有想到，这个杜撰的地理名词，后来会成为国际上对青藏高原西部地区的指称，网上甚至有一条“西部之西经典旅游线路”。许多诗人以之为题写诗和歌词，许多画家以之为题创作美术作品，就连《人民日报》《文艺报》和青海、湖南两家省级党报，也对之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揄扬。

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上至局领导，下至野外职工，提到从柴达木油田走出去的文化名人，首先就会想到甘建华。德高望重的张德国老书记，不仅收集了他发表在报刊的许多作品，而且记得他的生日，每年春节都会提早给这个晚辈拜年。老局长周铭涛曾多次说过：甘建华存在的意义和价值，对柴达木油田文化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，不仅是创立了“西部之西”的文学版图那么简单，也不仅是荣获了全国冰心散文奖、丝路散文奖、中华铁人文学奖、青海省青年文学奖、四川散文奖等诸多奖项。关键是他油田从百万吨产能向亿万吨大油气田进军的过程中，点燃了两三代石油职工的文学梦想，滋养着他们充满希望和憧憬，软化了他们内心的文化血液，从而度过平凡而枯燥的每一天。而知名作家好友凌须斌则说：“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，甘建华和王锦芳的爱情故事，成了文学青年心中最动人的诗歌和最美妙的乐章。”

美好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指向婚姻，也只有指向婚姻的爱情才真正美好。人需要归途，爱情也一样。1992年元宵节，甘建华和王锦芳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相携走进了婚姻殿堂。关于当时当地的情形，冷湖电视台一位张姓旧日朋友，多年后在《那年元旦节的婚礼》一文中有着详细的描述。“冷湖三区，花土沟，敦煌，乃至格尔木等地的朋友们，纷纷赶往四号基地。不大的冷湖镇的角角落落，都布满了甘兄的婚礼信息。本地作家，诗人，记者，书画家，摄影家悉数到齐。甘兄的婚礼成了柴达木油田文艺青年的节日，那一天大家如此快乐，如此开心，至今还津津乐道不能忘却。”

这些原初记录的文字，让我兴奋，激动，甚至热泪盈眶。它们让我看到了爱情的纯美，人性的纯良。我多么想穿越时光，去到1992年元宵节的柴达木盆地，参加这一对佳偶天成众所瞩目的婚礼，为那场盛大的婚礼做点什么——哪怕站在一旁傻乐呢，多好！多么幸福！

在《我从来没有错过你》一文中，王老师写道：“严寒的冬天，我们吃罢晚饭以后，总是围坐在炉火边，听我或你读书，火苗映着我们的脸庞，感情极致时也会潸然泪下。”我和王老师未曾谋面，但她的文字给我还原了当年真实的生活，那是我能想到的关于爱情最浪漫的景象。

在她撰写的《洛夫纪念文集·诗歌卷》后记中，我看到了夫唱妇随、伉俪携手并肩作战的动人画面。2018年6月14日晚8:11，甘老师看完妻子协助编完纪念洛夫的诗集后，“他站起来，做了一个多年没有做过的动作——居然亲了我一下！然后，轻轻地，深情地说，老婆，谢谢你！”

“我们兴奋极了，忘记了饥饿，冲出门去，冒着霏霏细雨，在银泰红城小区宽敞的道路上，疾行3000步！一边走，一边说，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，在柴达木盆地冷湖小镇上，初识相恋的那段日子。

“感谢伟大的诗人洛夫先生！是您让我体会了一个女粉丝的快意人生，让夫君知道他没有选错人生的伴侣。由此，我也会更加热爱文学，感受诗歌之美。就像洛夫先生曾经说过的：‘不但我们要拥有诗，也必须让诗拥有我们。’”

时光一晃，28年过去了。二十八个春夏秋冬，二十八个四季轮回，从赛什腾山下遇见的那一刻开始，便是一生长久地厮守。往后余生，风雪是你，平淡是你，清贫是你，荣华是你，目光所至都是你！

寂寞的人类啊！一生都在为情爱所累，寻寻觅觅，只为情有所依，心有所系。在黑夜中游荡的灵魂啊！一直都在渴望遇见另一个同类。

那些终日不想回家的人，那些对另一半三缄其口的人，心里是否都藏着遗憾和忧伤呢？

“回家！回到老婆温暖的怀抱！”是对婚姻由衷的肯定，是对妻子深情的表白，是对爱情的朴实感悟和完美表达。